

科普文学

# 创造天空的语言

■ 梁爽

许多19世纪欧洲绘画中的云彩看起来与18世纪的截然不同。其结构是如此丰富,卷云在翻滚的积云上飞舞,层云在低处盘旋。这有很大可能是因为直到1802年,云才被明确地分类。随后的研究影响了从约翰·康斯特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到特纳(J.M.W. Turner, 1775—1851)的风景画创作。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都被分类法打点得规规矩矩的年代,云,这个抬头可见的寻常事物,竟迟迟未能建立一个系统。一些人曾做过尝试,但都未能流行推广。即便在气象学家面前,云也不过是庞杂野性且不受类型控制的个体。

直到1802年,英国的阿斯克西斯学会(Askesian Society)收到一篇论文,人类才开始对云另眼相看。论文的作者是一位职业药剂师,在花了数年时间观测伦敦的天空之后,自学成才的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 1772—1864)从云彩变化的种种形状总结出云的模式,并且写论文提出对云进行分类的必要性:“为使气象学家能够将分析的关键应用于他人的经验,并简洁精确地记录自己的经验,或许可以引入一个系统的命名法。”这个说法礼貌而谦逊。其用以命名类型的

三个拉丁词语——卷云(cirrus)、积云(cumulus)和层云(stratus)——则沿用至今。

在霍华德去世150周年之后,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在一个陈列柜中展示了他的部分研究工具和艺术作品。彼时,他的盛名早已从成功的商人、药剂师变成“气象学之父”,其影响力也从科学领域延伸到艺术领域,激发了许多伟大的艺术灵感。

与霍华德同时代的约翰·康斯特勃尔,以强有力的云上风景回应着这种关联性。

在1821年至1822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以云和天空为主体的油画速写,并为创作每一幅画时的气象条件和一天中的种种写下日记。他下笔很快,但又极致精确,以求尽可能接近他观察到的细节。1822年10月7日,他告诉朋友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他最近对“一大片天空进行了大约50次仔细的研究”。

作为最早在户外以油彩作画的艺术师之一,康斯特勃尔的创作朴实而直接。站在风景之中,眼睛看到什么,便画下什么。于是,画中便有了树梢和飞鸟。而他的关注点则始终在风吹过天空时云层的形成。

彼时,身体抱恙的妻子在闲暇中养病,画家则在等待与陪伴中体验着

强大的平静和执着。一切都在大自然中进行。而他选择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这样画风景是科学的,也是诗意的。他认为一个人应该画真实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从想象中创作。

如今,其中有些画作遗失了,有一些则遗失了具体的创作时间。康斯特勃尔或许不曾想到,自己对云的无尽热情,也为后世的艺术史学家们留下了无尽的研究课题。寻找,考据,对比,让遗落的碎片相互关联而彼此照亮,是令人煎熬且兴奋的事。

然而,正如艺术馆收藏作品,画家收集云层,收集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可曾真正抓住过一瞬间,拥有过一朵属于自己的云?时间总是稍纵即逝,云彩从未停留。

或许是为了安慰,英国赏云协会的创立者加文·普雷特-平尼(Gavin Pretor-Pinney)一再强调,“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去想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是去看,去记录。”但是显然,他们做了更多。

2017年的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WMO)正式确认了一种新的云彩类型——糙面云,作为波状云向极端、混乱、无序发展的罕见特例。这是由赏云协会提出的,正如两个世纪以前,卢克·霍华德向阿斯克西斯学会提出的一样,人类的欲望从未止于凝视。如果不能代替大自然创造云,借由一种新的命名方式,创造一种新的描述语言和观看角度,也不妨是伟大的成就。

(作者单位:中国审计报社)

## 大酉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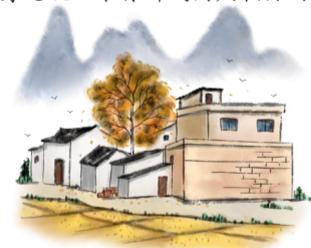
■ 王行水

善卷先生牵着一头牛  
走出藏书洞  
将捋白胡须笑了  
果然是今非昔比  
目之所及处  
山庄果树掩映 书院书声琅琅  
孔夫子再受尊崇 新开张收徒授课  
一拨又一拨  
青少年西装汉服 齐声诵读弟子规  
沅辰二水交汇冲刷  
打磨千年的湘西奇石  
背着五光十色的彩绘  
爬上岸来静静旁听  
六艺馆藏十八般武艺  
坝、箫、骨笛、尺八  
想起了自己古乐器的身份  
又筹备着为伯牙子期  
新编一曲高山流水  
七月流火时节 正赶上夏果成熟  
西瓜、锦绣黄桃与翠玉梨  
甜甜蜜蜜地招惹人眼  
冷不防就咬你一口  
教你永远把她记住  
主人泡出一壶罗子山野茶  
沁凉香醇得让我  
差点儿撒开四蹄乱跳乱跑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沉默的村庄

■ 兰采勇

不是每一条路都能畅通无阻  
铤而走险,也会止步于杂草和苔藓  
不是每一座房子都拥有一日三餐  
柴禾堆在屋檐下  
缺一个释放的打火机  
石磨磨平了最后一瓣牙齿  
坍塌的墙体被青蒿挤占了位置  
儿时种下的树苗已成大树  
我有足够的体力,却没有足够的农事  
落日凄美地照着过去,迎接脚步的  
是各自的沧桑  
在沉默面前,我无法选择沉默  
要让记忆开口说话,首先得拥有记忆  
身边缺一个聆听或同病相怜的人



## 这些灯火

■ 吴群芝

我不能抑制天会黑下来  
雀鸟总是一个人在苍穹中行走  
我也是这样孤独于灰暗的世界和夜晚  
当夜色降临,河水里的流水落满蛙声  
星子,高楼,顺从了流水  
灯火,激艳,妩媚  
而所有这些都非我的  
这么多和鱼接近呀  
那些走玲珑有致的风景  
只有我是孤独的,以及黑夜中的雀鸟  
我们走着走着  
就走成了流水,走成了日暮  
夜越来越深,前面大雪泥泞  
我只能放慢脚步,适合读诗的速度  
在一首诗中寻找一列火车和窗户



内部装修新颖别致的米兰小镇的  
新华书店。 袁凤冰 摄

## “米兰小镇”的书店

■ 庞国翔

回答说:“有——正在装修。”

在今年的7月初,我曾工作过的区文联,组织全区文艺创作骨干开展“2022年第二次茶叙会暨走进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片区创作采风”活动,这“科学城江津片区”就包括双福新区在内的范围,所以“米兰小镇”自然是要安排去采风的。这次要去采风的地方有无人机的生产厂家和爱琴海大型购物商圈等。我对这些当然没有像对“米兰小镇”那样的上心。因为“米兰小镇”这地方我事前曾去过,我想跟踪一下,我想知道它现在的情况。

这天上午,当我与一群文友走进双福“米兰小镇”时,还真被这里的一个景象所吸引,这里竟然真的开了一家面积达1300平方米的新华书店!这书店是开放型的,店内的过道都很宽,留的空间也很大,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书架摆得密密麻麻的普通书店。专用的读者书桌也是非常宽、非常长。要知道在一些县城乃至主城区的一些区段所开的书店,面积也不一定如此之大。一个以“游购”为主的风情小镇里,开设书店的面积竟然达到如此之大,我有些吃惊!

这“新华书店”的店名也让我很是回味和感动。因为在现在的城市里,我们很难看到原原本本本店名叫“新华书店”的购书的地方了,他们的名字大都改了……

“米兰小镇”里新华书店的装修也是特别有讲究:书店在一幢大楼的底层。两层的连接不是简单的楼梯,而是隧道式的通道。读者行走在这

“隧道”内,感觉进入了探寻书籍的海洋……书柜、书橱、书架,有立式的、柱式的,还有旋转式的,多种多样,读者的阅读桌是大桌面,很宽、很低、很厚实,这为读者的誉写提供了方便。

这里的阅读桌全是免费的座位,还没有电源插座等,我看到有许多读者在读书,很显然有一部分是由妈妈带来这里读书学习的学生。因为这里清静,这里凉爽,这里服务态度好,而且,这里书又多。

在一个镇街,建一个书店,建一个文化站,那当然是当地党政的责职所在。而在这样一个所谓的以“购、吃、玩、乐”为主的风情小镇,建一个这么有档次、有品味的新华书店,那是有智慧和远见的一种表现。

“米兰小镇”是颇具区位优势。它处于西部(重庆)科学城和重庆高新区规划发展的重点区域内,具有辐射科学城南片区城市组团的条件,加上成渝、九永、绕城三条高速环绕于此,因而这一带具有很强的物流和商流人,从而带来更大人流。双福街道的相关领导还说:“这‘米兰小镇’周边2.5公里内,有上百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大中学校师生10万人和15万常住人口……”

在这一个群体聚集区内的具有异国风情的“米兰小镇”里,建一个实实在在的新华书店,真是功莫大焉,德莫大焉!

书店能给这里带来书香之气、书卷之气。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主席)

四年前初春,重庆市江津区正在创建“中华诗词城市”。

在一次规划工作会上,我听说有关方面要投资3亿元,在双福建一个高品质体验式的情景商业文旅休闲街。这名虽很长,但我想,这不就是建一条商业街吗?

双福街道的同志告诉我说:“你说的话不全对,我们建的这个叫‘米兰小镇’,是一个集文化艺术、休闲娱乐、时尚餐饮为一体的风情小镇。占地面积可达四十多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

对此说法,我是不以为然。

3年过去了,一个“米兰小镇”真的在双福新区建成。去年年底,我去双福新区内的育才中学出差。原来这“米兰小镇”的位置就在育才中学对面。我的工作完成,就抽出一段时间到“米兰小镇”转了一圈。因为是利用等车的机会去的,所以纯属走马观花。

原来这“米兰小镇”还真有些异国风情,感觉有意大利五渔村的风味。彩色风、海洋风、工业风有机结合,令人眼花缭乱。配套了一些文旅、休闲、餐饮等业态。我问陪同的朋友:“在这‘米兰小镇’上,有书吧或书店吗?”